

从警手记系列

李焕志
著

奇案实录

永定河民风与凶案

潜能爆发的惯匪

不误出工的窃贼

最后一案

阴错阳差免入牢笼

携小姐卷巨款潜逃案

一角钱的凶杀案

心肠渐硬的劫匪

九斤粮票与三条人命

不偷钱款盗取所需

掘地道百米爆炸案

从警手记系列

奇案实录

李焕志 / 著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奇案实录 / 李焕志著. —北京：群众出版社，2016.1

ISBN 978 - 7 - 5014 - 5464 - 8

I. ①奇… II. ①李…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71060 号

奇案实录

李焕志 著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政编码：10007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普瑞德印刷厂

版 次：201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3 月第 1 次

印 张：6.75

开 本：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130 千字

书 号：ISBN 978 - 7 - 5014 - 5464 - 8

定 价：25.00 元

网 址：www.qzcb.com

电子邮箱：qzcb@sohu.com

营销中心电话：010 - 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门市）：010 - 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网购、邮购）：010 - 83903253

文艺分社电话：010 - 83901330 010 - 83903973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 永定河民风与凶案 / 1
潜能爆发的惯匪 / 13
不误出工的窃贼 / 27
九斤粮票与三条人命 / 47
阴错阳差免入牢笼 / 81
不偷钱款盗取所需 / 90
心肠渐硬的劫匪 / 100
一角钱的凶杀案 / 132
最后一案 / 147
携小姐卷巨款潜逃案 / 155
掘地道百米爆炸案 / 174

永定河民风与凶案

从北京市中心出城南行六十公里就是河北省涿州市。

涿州因古涿水而得名。现涿州境内仍有六条河流经过，从西向东排列分别是拒马河（一说是古涿水）、胡良河、琉璃河、小清河、大清河、永定河。

永定河上游系发源于山西省境内宁武县管涔山的桑干河，在河北省怀来县纳源自内蒙古高原的洋河，流至官厅始名永定河。中流至北京宛平城外的卢沟桥，而沿桥西右堤向南下泄九十里至涿州境内的北蔡村。北蔡村北大堤上有清代建造的水利工程泄洪闸，系花岗岩大条石垒就，长一百米有余，十五孔石闸出水，当年颇为壮观。因闸门门钉用铜包裹而成，俗称金门闸。堤上还立有乾隆皇帝称赞护堤柳树而题诗的御碑。

金门闸北过去属宛平县，后属良乡县，现属北京市房山区。河宽近三里，河东岸为北京市大兴区，对岸有当年

清康熙帝视察河防驻跸过的榆垡镇。东岸偏南为河北省廊坊市的固安县。可以说这里是四区（县）相邻。而顺北蔡村大堤再往南二十一里是长安城村，村南却是固安县北马乡的东北村了。河水到此拐了个弯，转而向东经固安、永清、安次达天津市武清汇入海河，经塘沽而入海。

永定河在金、元时代流到宛平城外因河两岸多芦苇，故又称芦沟；又因水流湍急，泥沙俱下，水色浑浊，称浑河。浑河的名字恰如其分，水才一尺深就看不清河底，水流速太快，水深过膝盖后人便不易站立。而且流沙浮动导致双脚下沉，眨眼流沙便上涨漫过膝盖。水急再加流沙底，水中易起漩涡。因此，河水大时，水性不好的人不敢渡河，容易被卷进漩涡而丧命。自古道，是河就能行船，可这浑河即永定河是个例外。水流量小水浅时，浮力小，不能行船；夏季洪水季节，水大了，但水流速更大。撑篙，流沙浮动水下无处用力；划桨，水急且有波浪，波翻浪涌，船不听指挥，白费力气。再加上河底流沙流动形成的巨大漩涡，如行船便会有翻船跌入漩涡的危险。因此，这条河自古不能行船。水深一尺多时，人们还能勉强蹚水过河，相邻四县两岸人家结亲的多，所以春、秋后入冬前的枯水季节水未没膝时能蹚着急流过河。入冬后尤其是冬天，河床结了冰便是两岸的畅通期。小孩儿溜冰床玩耍，两岸人家赶集上店、串亲访友、迎亲办喜事是最佳时期。但一到夏季的汛期，尤其是水满半槽时，那浑浊的黑黄色泥水打着旋儿，那气势如万马奔腾，汪洋肆虐不可阻挡。

因此自古就有“汛时洪流万顷，旱时一苇不通”的评价。

明末清初洪水泛滥，该河流因经常改道被称作“无定河”，其水性与黄河无异。康熙三十七年开始筑堤防，康熙皇帝亲赐其名为“永定河”。

即便水患如此猖獗但仍有水性极强之人，虽说渡水非如履平地，但也是在波涛汹涌的洪水季节，能下水往复游过二三里宽的河水，且能躲过大漩涡。这些人对永定河的熟悉程度已到了熟知它脾气秉性的熟人一般。但下水时不能直达彼岸，须从上游二三里处便下水，这样才能顺水流漂到预定的对岸地点上岸。

一个真实的故事是：1927年盛夏的一天，一个戴手铐脚镣的好汉被押解过卢沟桥，行至桥中间，他竟然左右一撞撞翻了两个警察，随后一个鱼跃，越过石柱雕满石狮子的桥栏杆，跳入了滚滚的永定河波涛之中。待警察爬起来向河中胡乱放枪时，好汉在河中已不见踪影。因好汉生于河畔自幼有惊人的水性，在一跃入河后戴着手铐脚镣在滚滚浊浪中真有如蛟龙入水，躲过并转出漩涡潜游一段后，冒出水面随波逐流竟然九十里。到涿州北蔡村段爬上河堤，用内堤护堤的大石头砸断了脚镣，后竟然又三下五除二没费多大力，不知用何法扭开了手铐，潇洒地和堤上的牧羊人及几个村民打了下招呼，便继续干他的营生去了。可见这人水性有多好。

在汛期，两岸之人如家有变故或亲人病危，非过河不可，只有一个法子，即找河兵帮忙，背人渡河。河兵即大

堤上官府设的几里一个汛铺，专设人在堤上护堤防汛。他们平时维护巡视堤防，加固保护大堤和堤上防汛用的土牛。因常年与浑河水打交道，这些人水性奇好。多年防汛使他们非常了解永定河河水的性情，所以洪水季节两岸村民有事就由他们背着过河。自古道：有理的官道，无理的河道。因为水流急，身上即使穿着短裤也经不住河水冲刷。所以如果背人过河，需和黄河船夫一样赤身裸体。背男人如此，背大闺女、小媳妇也只能如此，那实在是没办法的事。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正是永定河的水性滋润了这方水土和这方人，两岸人大多侠肝义胆，重承诺、轻生死、快意恩仇。抗战时，此两岸为共产党领导的冀中十分区所辖，出了无数抗日英雄。1940年9月26日涿（县）固（安）新（城）联合县县长张廷瑞（又名张乃东，1923年入党的老党员，涿州永乐村人）等十余人牺牲于河西岸涿县中代屯村。1948年2月9日晚上，涿（县）良（乡）宛（平）联合县县长李景森和区委书记张金玲、区长崔振春等人被敌围困在永定河西岸的宛平县窑上村。4月21日，几名抗日英雄在熬过了八年抗战后却在河东的大兴县4 鹅坊村遭国民党杀害。1947年2月12日，涿县（铁路东）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老红军于群和公安局局长王柱国同志被敌包围，牺牲在了河西岸的固安县东湾村。两岸的百十个村庄涌现出了无数抗日英雄和新中国成立时期的英雄模范。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英烈恰如永定河水，水急浪大，一往无前，不屈不挠，彰显英雄风范。

永定河水虽在夏季洪水季节时汹涌刚烈，在春季、秋季后期水浅时却显露出她温柔的一面。水深一米左右，虽然浑浊不见河底，水急有微浪，但是可以蹚水过河，以利两岸的交通。她也懂得回报两岸的人们，即也容人捕鱼。在永定河捕鱼因水浅无浮力不能行船，水大波浪大，水流急不能行船，所以不能划船撒网、张网捕鱼。捕鱼的方式是，在水深一米或一米多，即水刚刚没过膝盖时，在河水中人们三五成群地各自隔开一段距离，看好水势在水中放一张三腿或四腿的方凳，凳高一米多，凳面有炕桌面大小便于人在上面活动，手中拿一个名叫“砍罩”的捕鱼渔具。这是个高一米、圆桶形状的网具，直径约半米，四周用铁丝撑开，站在高凳上看水势，如发现浑水中隐隐地有鱼游过，便用力向下一砍，罩住大鱼，此渔具因此得名。实是因永定河水势才设计出的渔具。永定河出产鲤鱼，但这种鲤鱼不同于其他河的鲤鱼，比其他河的鲤鱼颜色要深，即更青更黑，而肉质更鲜美可口，胜过附近河中的鲤鱼。此外河中还有嘎鱼、鲶鱼、草鱼等，但数量少，只有鲤鱼量大。水浅时由于水底河沙流动不均匀，有时形成很多孤立的大水湾。而湾中多螃蟹，这也是有异于其他河的美味。

正是河水体现了这种温柔性情，所以她也影响了两岸人们的习性。抗战和解放战争中在河两岸，只说河西大堤

旁涿州的里渠和义和庄两个乡的三十多个村庄，就出了不少抗日英烈和堡垒户、拥军模范。最著名的有北蔡村抗战时期的老党员、老堡垒户、支前模范汪海珍大娘。

河床高过堤外民房一米或两米，这点也和黄河一样，属地上河。两岸人民头上悬着河水过日子，但世世代代就这样过来了，并不畏惧。

当然河水也有汪洋肆虐的另一面，也影响着另一些人走向了负面。新中国成立前，由于生活所迫，大堤上常有剪径之徒。内堤上垂柳茂密，浓荫蔽日。以柳护堤是永定河的习惯，汛期防洪水溃堤时在水中打桩，砍倒柳树挡在桩前形成栅栏状，以增加流水的阻力和减缓洪水对堤岸的冲刷，确保大堤安全。这种抢险措施叫打桩、挂柳。所以堤上柳树多，林深茂密，便于隐身。因而常有人铤而走险，干些不法之事。新中国成立前，有人为匪，从涿州段西大堤经九十里到卢沟桥，人们行商、赶脚、车马拉货，走的是近十米宽的堤上大道，但不时会遭遇强徒抢劫，夺去一些货物和些许钱财是好的，好在还给人留下了本钱，留下了活路。可恨的一种劫法叫“连鞭递”，即遇上赶大车拉货物经大堤上北京的，劫匪让车把式把鞭子递过来，
6 只放车夫一人逃命。这样，车、马、货物全归了劫匪，故而叫“连鞭递”。如遇反抗或不服，口出怨言的，惹恼了心狠手辣的劫匪，那便冬天塞入冰窟窿，夏季顺入波涛滚滚的永定河。那尸身只能是天津卫入海口见了。大堤上如此，大堤下也未必安全。就以西大堤下为例，地上芦苇茂

密、草深没人，只有中间一尺多宽的高出地面的硬土路能走路、推车、骑车。此硬路坚如石，多年来下雨都不松软。人行在上面，两旁苇荻风吹而动，又林暗草深，正行着，不知两旁哪里横下一棒打来，人被打晕钱物被抢走。所以，这是打闷棍的绝佳地形，在旧社会，大堤下的村庄有的人迫于生计出此下策。有时夜深人静村里人苇荻路旁相遇，一见手里的家什，知道都是出去干同一种买卖，彼此心照不宣，擦身而过，各发各的利市去了。

1917年，华北一场大水使两岸损失巨大。新中国成立后永定河水势仍大，汛期人工、物力耗费巨大，不得不动员两岸人民上堤防汛。鉴于此，1958年上游修了官厅水库，进行蓄水。从此河水断流，成了旱河，干河床暴露于地面。1963年华北大面积发生水灾，永定河水漫过大堤冲溃了河东岸麻各庄段大堤，造成重大损失。

自这次大水后，永定河被根治，自此河水断流。西岸大堤外涿州有两个乡，分别是里渠乡和义和庄乡。里渠乡十九个村均离大堤不远，义和庄乡二十个村有十七个村离大堤近。这三十多个村的人们性情未变，仍是那样豪爽、干脆，干事一是一、二是二，说话板上钉钉，轻易不改，重承诺、好面子、敢担当、不推诿、不逃避的性情也没变。这些性情不但体现在平时的交往中，就连一旦有了违法违纪行为，甚至发生了人命大案也均是如此。

1991年7月上旬的一天，大堤靠北边里渠乡南堤村下乡包村的干部钱某为催缴农业税在大喇叭里喊人纳税，不

料惹恼了被喊的人中的一个。这人是复员军人赵某，在部队曾立过三等功，他认为在大喇叭里这样指名道姓地喊他等于是羞辱他。于是，他拿上刀子要与下乡干部拼命，幸亏让治保主任连说带劝地夺下了刀子。治保主任还批评了下乡干部的做法。这一例子说明，永定河两岸的人有时把面子看得比命都重要，如不及时疏导，酿成命案也不是不可能。

1991年10月初的一天，在收秋时，上面提到的村再靠西三里的里渠乡霍家桥村，入赘女婿王某赶车碰倒了妹子家的玉米秸捆。本来事情不大，只因以前有些许矛盾，二十岁出头的妹子王某某便要求她姐夫把玉米秸捆扶起来。姐夫没理她。妹子当时正在干活，手里拿的是挠勺（一种除草农具），结果上去对着姐夫的头部一挠勺砍下来。这个女婿也年轻、灵便，慌乱中忙向后一仰身，结果头部重伤，鼻梁骨粉碎性骨折。要不是他躲得快，绝对有性命之忧。一个年轻女子，性情就如此暴烈，这便是浑河岸边人的性格。

1972年5月16日，大堤西岸离河六里的地方，里渠乡赵桥村男青年杨辉与插队女知青张小云谈对象。后来女方要求分手，当晚杨便问张：“最后一次问你，还能不能回心转意？”女方答：“你就死了心吧！”话到此，杨再不多言，而是抄起屋里捅地炉子的火通条猛力击打张的头部。见已确实打死他才扔下通条，不慌不忙地来到村治保主任处，说：“我把张小云打死了。”治保主任说：“别胡

说，搞对象嘛，同意算，不同意拉倒，哪能打人。”杨说：“你去看看吧，确实打死了。”主任看他神色不变，半信半疑地跟着他去了知青张小云的房间。见张小云的头颅被打扁，血流满面，治保主任大惊：“你疯了，这要偿命的！”杨说：“我偿命。”话语说得很平淡，二人一起到乡政府（公社）投案。杨身高一米七以上，眉清目秀，身材匀称，举止文静。若不是亲眼所见了凶杀现场，很难想到杨辉竟然会行凶杀人，而且行凶后不躲不逃、主动投案。这就是浑河人性格中的另一面。1974年春，杨辉被判处了死刑。我们把他从看守所里提出后，对其照相，验明正身。在这一过程中，杨辉依然从容面对。给他提供的上路前的最后一顿饭是馒头和炖肉，这在当年算是不错的伙食了。一碗肉和三个大馒头，他很快就吃光了，还要，又连给了两个大馒头，后来又要了一个，一共吃了六个大馒头。临刑前居然有这么好的食欲，简直不可思议。要知道，临终的这顿饭好多死刑犯都对食物难以下咽，只不过为了常说的不当饿死鬼才勉强吃上几口，即使吃也是魂不守舍、食不知味。临刑前在执行令上签字时，有的人手居然颤抖得写不成字，而杨辉的字却是工工整整、一笔一画。这个小伙子真是可惜了，由于感情冲动种下了恶果！

1991年4月26日下午2时，离金门闸五里、距大堤三里的里渠乡韩家陵村的男青年张汉江正在大街上走着，突然被同村十八岁的男青年韩建国用杀猪刀从背后一刀捅死。张汉江之父是村委会的干部，韩走此极端只是因为计

划生育中因收某项费用与之发生过争执。韩杀人时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案发后神色坦然地去找村里的治保主任报告，之后即随主任去乡派出所投案。

1990年5月24日夜间11时，离大堤西六里路的里渠乡小王村放电影，村民们都在看电影。当然，青年们也免不了在这一娱乐时刻玩耍打闹。男青年于兆祥二十五岁，与别人打闹时扔土块、烟盒。他不慎将东西扔到了十九岁的女青年赵桂平身上。赵桂平随即用随身带的大型折叠水果刀一刀扎中于的心脏，于当场身亡。一个女青年居然也如此烈性。

1990年6月19日中午12时，从金门闸大堤往南十几里，离大堤往西近十里的里渠乡王家坪村发生血案，四死一伤，是相距十里路的义和庄乡芦荻村二十七岁的张孝所为。起因为夫妻因发生争执，张孝的妻子吕会英（二十五岁）便回了王家坪村的娘家。由于张孝几次接妻子回家对方均不从，遂用尖刀将怀有身孕的妻子杀死，并将岳父（六十一岁）卢亭也杀死。将岳母张翠兰（五十七岁）刺成重伤后，张孝当场自杀身亡。

1993年11月21日中午，离大堤八里路的里渠乡老营房村二十八岁青年辛贵因琐事与妻子争吵，一怒之下用刀将二十六岁的妻子刘桂玲杀死，并将尸体扔在了院子里。因该村距里渠乡政府才两里多路，遂一路溜达着来到了派出所。他对值班民警胡文堂说：“我把媳妇杀死了，来投案。”小胡说：“喝多了？”辛贵说：“真的，要不你去看

看。”小胡说：“如果你真的杀了人，你就犯法了，得铐上你。”辛贵说：“这我懂，铐上吧。”于是，他向小胡伸出了双手。

小胡一看，要说开玩笑吧，看辛贵的表情又不像；不开玩笑吧，怎么就把媳妇杀死了呢？便问：“为什么杀她？”答：“吵架。”“吵架至于把媳妇杀了？”小胡将信将疑，还真的就将辛贵的双手铐上了，骑摩托车带着辛贵到他家去查看，见其妻果然横尸在当院。小胡遂将辛贵带回派出所，并给公安局打电话，请求来人勘查现场并将辛贵收押在看守所。

我并不打算再多举例了，因为如果再举例，那么从新中国成立之初至今可以拉出一个很长的单子，但并无特殊的意义。因为除个别特例外，案例发生的性质、方式基本上大同小异：或是家庭争执，或是夫妻吵架，或是邻里纠纷，或是因打牌输赢的问题拌嘴，或是无意碰撞之后引起口角之争，反正都是生活琐事。绝没有像别处发案那样有深仇大恨的因果关系，或者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所以，没必要一一列举。

我们要做的只是研究案件的成因，为什么永定河即浑河两岸的民风如此强悍，做事如此不计后果。浑河岸边的凶杀案从来都是原被告清楚，用不着费力气侦查，都是案犯主动上门到村里和乡派出所投案。有此肝胆的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是英雄，是模范，而在和平环境中却为了一些家庭琐事和小恩怨发生口角，甚至走了极端。真替

这些人感到不值，总觉得他们是把胆气和魄力用错了地方。

滚滚的永定河浑浊的波浪造就了这一方水土。这一方水土地处河北、北京两省市的交界处，四县隔河相望。在旧社会这里是四不管的地方，由于天高皇帝远，所以当地人多胆大妄为，又因为此四县距县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通讯不畅，所以才使得这里的人习惯用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社会经济基础较差，老百姓在处理各类问题时难免行事草率。而 1963 年发过大水之后，河水被彻底断流，浑河水在夏季已不见了滚滚波涛，但这里的强悍民风并未改变，即便到了 1990 年以后也是如此。可见一方环境对人的影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短时间内很难改变。

潜能爆发的惯匪

1974年，神州大地在阳光普照之下依然时现阴霾。“四人帮”操纵国柄继续弄权；批林、批孔、批周公，夹带批走后门，弄得人们整日陷在内部争斗之中，无所适从。这使得经济受损，百业凋零。农业上不顾天南地北的环境、气候、土壤差异继续学大寨，以粮为纲，大批判先行，大批促大干。田野上人群蚁集、彩旗招展，只是不见粮食增产。

在此困难时刻，按当时的说法是“帝修反”乘机对我国经济上加紧封锁围剿，政治上加紧渗透。尤其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蒋帮军情局、陆工会等情报机关加紧了对我内部机关、企业、学校的渗透、颠覆、勾连、策反，妄图制造混乱，颠覆中国共产党的政权。

而国内的部分敌对势力不甘寂寞，也积极配合掀起了反华大合唱。具体表现是：一些新中国成立前的伪政权人